

—— 未来军事家丛书·第6卷 ——

中国近代 著名战役战斗

本卷编著/徐 平 华
丛书主编/曹效生 王树生
丛书策划/李 承 民



黄河出版社

未来军事家丛书

曹效生 王树生 主编

李 承 民 策划

第 6 卷

中国近代著名战役战斗

徐平华 编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玉专 李承民

封面设计 金 马 张宪峰

丛书书名 未来军事家丛书

丛书主编 曹效生 王树生

丛书策划 李承民

本卷书名 中国近代著名战役战斗

本卷编著 徐平华

出版发行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英雄山路19号 250002)

印刷装订 章丘市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0 印张 400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7-80558-855-4/E·150

定 价 260 元(全 40 卷)

总 序

正阔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需要强大的人民军队来创造和维护。

强大的人民军队,需要一大批军事家来领导和指挥。

未来的军事家,需要从今天开始培育。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 70 周年之际,在新世纪的大门即将叩响之时,我们向军内外青少年朋友隆重推介、真诚奉献这部由 40 个分册组成的《未来军事家丛书》。该书的作者都是我国最高军事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资料来源全是最新鲜的信息和最原始的档案,由此决定了该书的权威性、全面性、准确性和时代性。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能为所有爱好军事、立志报国、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纸上谈兵”的机会,我们欣喜该书的出版能为全社会的国防教育尽一份微薄之力,我们坚信未来的军事家定将从本书的读者中产生!

编 者

前 言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的屈辱史,是全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血泪史。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战役战斗,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战役战斗和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战役战斗,多如繁星,举不胜举,因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枪战炮战、陆战海战。本书从众多的战役战斗中,精选 22 个比较著名的战役战斗,逐一介绍给读者。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些战役战斗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我们将这些著名战役战斗按时间顺序编排。为了使读者从这些著名的战役战斗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习军事知识,本书在介绍完每个战役战斗的经过和结果之后,专门对作战双方特别是代表正义和进步势力的一方在战役战斗中的成败得失作简要的评析,主要从军事斗争的角度进行历史的理论的概括。但愿本书能给读者以某种启迪。

目 录

前言	(1)
勇御强敌护津门	
——清军与英法联军大沽之战	(1)
关系北京安危的战役	
——清军与英法联军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7)
远离后方,孤军深入	
——太平军北伐之战	(11)
巧锁湖口,重创敌军	
——太平军湖口大捷	(18)
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战	
——太平军三河大捷	(22)
诱敌分兵,回师急攻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之战	(28)
一城失守,牵动全局	
——太平军安庆保卫战	(33)
天国都城的陷落	
——太平军天京保卫战	(42)
以运动战取胜的典型战例	
——捻军与清军高楼寨之战	(50)

缓进急战歼顽寇,先北后南复疆土

-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55)

妥协求和贻误战机,仓促应战全军覆没

- 中法马尾海战 (62)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 清军镇南关大捷 (68)

世界近代海战史上罕见的大海战

- 中日黄海海战 (74)

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 中日金旅之战 (80)

北洋舰队的覆没

- 中日山东半岛之战 (86)

以战求和,屏障失守

- 抗击八国联军的津沽之战 (92)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美梦的破灭

- 抗击八国联军的北京之战 (98)

集革命党之精英,为最后之一搏

- 黄花岗起义战役 (104)

推翻清王朝的关键一役

- 辛亥武昌起义战役 (109)

为保卫辛亥首义之区而战

- 武汉保卫战 (116)

保卫共和,反对复辟

- 护国战争 (124)

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绝境

- 护法战争 (132)

勇御强敌护津门

——清军与英法联军大沽之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满于已经得到的利益。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全面打开中国的大门，1856年至1860年间，英法两国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两次进犯大沽，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攻占广州。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带兵乘船北上，企图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迫其签订新约。1858年4月，英法舰队到达大沽门。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6日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廷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进行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他们派出侦察船，探测水深，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侦探清军部署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近口15公里有拦江沙一道，称为“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4座，仅有守兵700人。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后，直隶总督谭廷襄与直隶

提督张殿元等率兵约 8000 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 2000 余人,携炮 30 门(内有万斤大炮数门),赶赴海口,统归谭廷襄节制。

到 5 月 19 日止,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共约 30 艘。当日傍晚,联军“斯莱尼”号、“复仇者”号等 16 艘舰艇和 20 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 2000 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行动。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次日,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武力占领。上午 10 时,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这时,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 3000 人,大炮 200 余门。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台守兵奋起还击,重创敌军,击沉敌舢板 4 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11 人被打伤。与此同时,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 50 只火船、火箭,顺流而下。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箭拨开,炮艇继续轰击炮台。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他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击毁,南炮台炮墙也被轰塌,有的火炮被炸坏,守台士兵伤亡甚众。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卫炮台的清军冲出炮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正当炮台防兵与敌人艰苦鏖战之际,谭廷襄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致使士气大挫。当敌军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

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反而讹传前军失利,以致兵勇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沙春元、陈毅等中弹牺牲,各炮台相继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敌军掠获。

5月24日,谭廷襄逃回天津,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联军炮艇溯白河而上,驶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侵略者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登州等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法赔款;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平交换批准书。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南返。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谕令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到达天津,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的设防,同时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黑龙江、绥远、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并重新恢复直隶海口水师。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座,每台守兵约400人。海口南岸炮台3座,北岸炮台2座。各炮台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高3丈的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3处炮台共安设火炮60门,其中有6000公斤大铜炮2门、5000公斤大铜炮9门、2500公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在各炮台周围均筑有坚固的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3道拦河铁链,配置铁钎,安设木棚,

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尤其是对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满意,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1859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到达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双方都拒绝同等候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花沙纳会晤,决定再次北犯大沽,用武力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早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上将率领,共计舰船21艘,其中有英国“复仇者”号等蒸汽舰7艘、炮艇10艘、运输船2只,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1200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在此以前,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铁钺、木筏等尽行撤去。清军未予理睬。联军舰队便连日进行侦察、破障,并抢劫商船、渔船,鸣枪发炮,恣意挑衅。

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后,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但又要他不要立即开枪炮,“以顾大局”。同时,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进京换约,不能随带兵船武器,不得多带随从人员。可是,侵略者置之不理,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武装护送公使进京。

6月25日拂晓,贺布率联军舰艇13艘,从拦河沙内距炮台约13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炮艇都停泊在离铁钺不远的

水面。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帆船，待命行动。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分别组成特种小队，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在联军舰队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链和木栅，开辟通道。这时，守卫在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并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负鼠”号导航，其余舰只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由于炮台围墙深厚，可以抵御敌人的炮头，而且各炮台口门正好对着敌人的舰船，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贺布的旗舰。交战不久，联军旗舰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贺布也身负重伤，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旗舰被击毁，舰上的40名水手仅1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这时，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毁。守台将士越战越勇。史荣椿、龙汝元等奋不顾身，亲自督战，不幸相继阵亡。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时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达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国旗舰副舰长被打伤，舵手被打死。

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英法联军陆战队1000余人，分乘帆船、舢板20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到海口铁链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然后在舰炮掩护下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

的3座炮台。南岸炮台外是一片泥泞地,并有3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匍匐爬行,处境十分狼狈。这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枪队和鸟枪队前往攻击,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不得不停止前进,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黄昏时分,侵略军利用夜暗匍匐前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杀伤敌人。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边,但无奈步枪已塞满泥浆,几乎都不能使用,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守卫炮台的清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终于迫使他们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场。

这次大沽之战,参战的13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有4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联军惨败的原因,客观上兵力不足,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情况不明。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表明,清军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兵还是能够勇敢抗战的,只要指挥得当,预有准备,是能够打败外国侵略者的。

关系北京安危的战役

——清军与英法联军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政客们一片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借以“教训中国人”，让英国人“成为中国人的主人”。1860年春，英、法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组织了新的侵华联军，出动船舰200余艘，英军18000名，法军7000余名，分别由额尔金和葛罗率领开来中国。侵略军于4月占领舟山，5、6月进踞清泥洼（大连）和烟台，7月底闯到大沽口外。

僧格林沁作为津沽前线的统帅，只集中力量守大沽，对北塘没有设防。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艘由“俄夷引路，占据北塘”。8月12日，侵略军万余名全部登陆后向新河与军粮城发动进攻。僧格林沁所部蒙古骑兵英勇冲锋反击。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清军伤亡惨重。此后，塘沽和大沽炮台的士兵在侧背受敌的不利条件下，顽强坚持抵抗。尽管他们伤亡枕藉，但活着的人坚守炮台，“继续战斗，直到他也同他们的战友一样倒下”。清政府并无抵抗决心，听到塘沽和军粮城失守、大沽被围后，虽曾发兵增援，但咸丰帝却手谕僧格林沁，要他离营撤退，说什么“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主帅避走，大沽炮台失守，天津也随即陷落。清政府急忙

派桂良、恒福等人向侵略者乞和。在谈判中，额尔金和葛罗提出了远比1858年《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清政府坚持先退兵，并不许带兵进京换约。英法联军在俄国公使的煽动下由河西务直犯通州。清政府一面命令僧格林沁率部防堵，一面派怡亲王载坦、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与英、法议和。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中止。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谈判破裂，便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兵17000人驻扎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原驻防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10000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总计通州地区的防守达30000余人。

联军首先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率领军队顽强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兵，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只得率所部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迅速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21日，联军从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十余公里外，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军与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后，驻守八里桥的清军

总兵力达 30000 人,其中马队近 10000 人。上午 7 时,联军以法军为主,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为对付联军的攻击,僧格林沁部署:马队首先出击,而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双方军队一交战,清军马队立即向敌人冲去。他们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一边冲锋,一边齐声大呼杀敌,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有一部分骑兵冲至距离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经过 1 个多小时激战,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马队因遭到凭借战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轰击的轰击而大量伤亡,被迫退却。随后,南路的联军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八里桥,使守卫该桥的清军胜保部遭到重大伤亡。当敌军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后来因胜保中弹受伤,被迫率军退至定福庄。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而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未能实现,便率所部与西路的联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联军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十分惊恐,在战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也早已溃散,逃至皇木厂,与僧部会合,一齐退至齐化门。联军占领八里桥。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

张家湾、八里桥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十分震惊。咸丰仓皇出奔热河,以其六弟恭亲王奕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向侵略者求和。10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并洗劫和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10月24、25两日,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下,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

在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中,清军节节败退。其原因:第一,是由于清政府优柔寡断,和战不定。从天津陷落到八里桥之战,咸丰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时而不准清军“衅自我开”,时而又要清军“相机进剿”,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抗战的决心和战备。第二,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存在许多失误。僧格林沁把马步10000余人分散配置在从张家湾到八里桥的大道两侧,前沿阵地的兵力异常单薄,又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因此战斗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八里桥战斗中,不汲取以往作战的教训,仍令骑兵从正面冲击敌人,而不采取向敌后侧击的战法,必然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另外,清军武器装备与英法侵略军相比落后,是清军战败的客观因素。当时,英法军队已装备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线膛后装步枪和火炮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枪、抬枪和前装炮及冷兵器,严重影响了清军的战斗力。